



# 念真·秉烛夜游

徐一铭

著

吹灭读书灯，一身都是月



中国铁道出版社



念真·秉烛夜游



徐一铭  
著

中国铁道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念真·秉烛夜游 / 徐一铭著. -- 北京: 中国铁道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113-22182-9

I. ①念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9834号

书 名: 念真·秉烛夜游

作 者: 徐一铭 著

---

责任编辑: 王晓罡

电子信箱: tiedaolt@163.com

编辑助理: 曾山月

电 话: (010) 51873343

装帧设计: 刘永伟

责任印制: 赵星辰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铁道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: 100054)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: 7.75 字 数: 120千

书 号: ISBN 978-7-113-22182-9

定 价: 32.00元

---

###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,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(010) 51873174 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: 市电(010) 51873659, 路电(021) 73659, 传真(010) 63549480

# 序曲

在 2015 年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决定开始写第二本书。

那是我从海口回来的第三天，听说，海南重又落雨。

有人曾郑重地对我说，不要再写书，也不希望我再写书，因着书写本身就是一场鲜血淋漓的磨难，对精神健康极为无益。然而文字有时自己已拥有生命和意志，它独自选定去完成它的人，而我只是它表达的途径，无法拒绝。有时在夜晚醒来，再难入睡，觉得内心情绪翻涌，只能起身开始书写。

广东一点征兆也没有的，突然就进入夏天。潮湿闷热的空气，时而便会乌云翻滚，在雷声阵阵之后降下一场大雨。雨声渐去，能够听到低矮的灌木丛中传来不知名的昆虫的浅唱低吟。

写第一本书行至一半时，曾觉得异常艰难，那时，有种进退两难的窘迫，以为结束后再不会去写一个漫长的故事。然而，到今天，遇到一些人，听了一个故事，内心在不觉间已有了清晰而完整的故事，试图回避，然而最终无用。它在暗处期待被诉说，而我只能听凭这无形

力量的推动行走，直至完结。

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，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香水作为代表。香气有时能够附着在一段记忆上，让人无法遗忘。一旦遭逢，便如同一枚钥匙，在瞬间打开记忆的闸门。故事的女主角是念真，从天真少女经历情爱与婚姻，也经历内心的波折与暗昧，蓄积太多无法向人昭示的疼痛与晦暗。她在旁人眼中的优渥完美的生活中不断挣扎，企图逃离，拼尽全力，哪怕到最后将自己投掷到万丈深渊。那又怎么样呢？别人眼中的艳慕完美又怎么样呢？她不是别人，她是苏念真，她只是她自己。

第一次在一个故事里谈论婚姻的本质，它不是现世生活中皆大欢喜的形态。念真的婚姻展露出的是残酷的真相。而今，依然有太多人对婚姻持有虚妄的幻想，信心满满地以为彼此的吸引与爱慕能够抵御一切现实的琐碎与繁杂。然而，再感天动地轰轰烈烈的爱一旦投身于矛盾重重的洪荒之中，最后只能够被磨损完结。我们总是太过自以为是，我们终不是生活的对手。

无论是婚姻还是情爱，只能够是各个侧面都得到匹配与相称，是彼此能量相持的连结，到底不能够期待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恒久不变地承担自己。爱是恒久的忍耐，婚姻也必须彼此承担。而在这之前，前路茫茫，我们必须学会自我承担与救赎，点亮一盏灯，在暗夜里独自行走。

第一场 莎乐美·····1

第二场 尼罗河花园·····73

第三场 我的旅程·····175

第一場

莎乐美

# 1

二十一岁时的苏念真，凡她爱的都要给出无数的好，凡她不爱的都要口诛笔伐，个性天真，近乎于暴戾。

十一月，窗外能够看到的景色唯有干枯凋零的树枝。临州初冬的早晨，阴沉天色，开始稀稀落落地飘起微小雪花。

星期天的早上，苏念真看到自己呼出的气息在空气中凝结成白云团。高跟鞋和女生尖细的嗓音、洗漱间传来的哗啦啦的水声、塑料盆掉在地上的闷响声交杂充斥着整个宿舍楼。

簌簌坐在桌前，小台灯被扭亮，在桌上照出一小圈暖黄色的光晕。簌簌的桌上养了一小棵绿色植物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房间暖气不够充足，然而它依旧旺盛地生长。

念真拥着被子坐在床上，太冷了，她没法快速穿上衣服。

“几点了？”她慵懒地问簌簌。



“八点一刻。”

“你起来这么早？”

“早饭放在你桌上了，小笼包和热豆浆。”簌簌在写着什么，头也不抬地回应着。

念真懒洋洋地穿上外套爬下梯子。

“在写什么？”她一边喝着豆浆一边凑到簌簌身边去。

“文学理论的笔记。明天期末考，你准备得怎么样？”

“及格应该可以。”念真嬉笑着，伸手去揉簌簌的头。

十九岁的簌簌留着学生头，那种很短的男孩样的发式，鬓角和脑后都被剃得很短。

“簌簌，你该把头发养长点。”

“正打算呢。不过我很讨厌半长不短的过程。”簌簌抬起头，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。“你昨天几点回来的？”

“差不多两点吧。昨天是圣诞节，店里生意不错。”

大学三年级的苏念真，在学校旁边的步行街开了一家叫“仰望”的咖啡店，养了一只带着咖啡色花纹的大猫。除了上必要的专业课，其他时间她都在自己的店里泡着。家境优渥，养成念真无所顾忌的性格，任她随心所欲地胡闹。

林簌簌小念真两岁，十九岁的她有一种老成持重的态度。大概因为她生活的环境，父母亲均是政府机关里的公务人员，形成她中规中矩行事稳重的性格，显得过于早熟。

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头对头地住着，不像一般女生之间的亲密，只是

一种源自天性的亲近。苏念真把她们的关系定义为知己，而不是时下最流行的“闺蜜”。闺蜜是什么呢？闺蜜是用来出卖的。这是在念真二十一岁生日时对簌簌说的，那天她喝多了酒，胡言乱语了许多，她说，簌簌，你是知己。

簌簌有时简直拿她毫无办法。典型的风向型女生，思想从来是天马行空。念真时常在醉酒后问她，簌簌，你想要什么样的爱情？

“哪有那么多爱情，到最后不过是陪伴过日子。”这个白净微胖的女生推了推眼镜，淡淡地说。一个十九岁的女生用一种老气的情绪说出这句话简直让人不可思议，然而，她是林簌簌，这是她认真思考后的结论，那就并不奇怪。

“你呢？”

咖啡店里正放着 Kurt Cobain 的《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》，慵懒中带着撕裂。“一个周身带着光芒让我为之仰望的人。”这是苏念真的回答。这虚惘的回答在不久的将来让她看到人性的另一个侧面。

“簌簌，今晚狂欢夜，留下帮忙。”念真戏谑地笑，将满满一杯的草莓口味冰淇淋放在她面前。

“你这样欺负我真的好么？”簌簌一边用勺子用力剜起一大口冰淇淋一边摆出无辜的样子。

“别那么多废话，吃完快点儿干活儿！”念真伸手揉乱了簌簌的短发，接着丢给她一条墨绿色围裙。

念真的咖啡店既做生意，更多的时候也是在交朋友。周边几所大学的学生都爱来她这儿打发时间。这里常来的学生顾客大多都成了苏念真的朋

友，包括今晚在“仰望”里举行小型个唱的藏族姑娘次仁拉姆。很早之前她就和念真商量，是否能在念真的咖啡店搞一场演唱会。那是次仁拉姆第一次来“仰望”，苏念真正窝在沙发里抱着肥硕大猫打瞌睡，一睁开眼就看到坐在对面的拉姆。长卷发凌乱地披在她肩上，小麦色的皮肤，双眼皮有着标准的褶皱，鼻梁高挺，穿一件黑色机车皮衣，大喇叭筒的牛仔裤，脚上是一双黑色布球鞋。都说藏族姑娘长得大气漂亮，苏念真看到她，不由得在心里赞叹，连她自己也心生欢喜。

“我叫次仁拉姆，我能在这儿搞一场小型的个唱吗？”

“五千的场地费。”念真饶有兴趣地看着她。

“我没那么多。不过，如果你这儿办，会帮你吸引更多顾客。”她汉语讲得算流利，只是着急的时候个别语调依然带着藏语的痕迹。

“算了，分文不收。狂欢夜的场地给你留着。”念真打量她片刻后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拉姆很疑惑。

“因为我喜欢漂亮姑娘。”苏念真突然笑了，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。

这是二十一岁时的苏念真，凡她爱的都要给出无数的好，凡她不爱的都要口诛笔伐，个性天真，近乎于暴戾。

狂欢夜的“仰望”变成了一个热闹的派对场所。一小束光打在拉姆的身上。穿着金色藏装的她站在麦克前，微闭着双眼，如同仙女。整晚唱的都是英文歌：《American Girl》《Same to you》《When Mac Swimming》……她嗓音微微沙哑，简直唱出了地老天荒的错觉。

簌簌站在吧台里一边擦杯子一边专注地盯着坐在前排的高个子男子。

“中分卷发，小胡子，光是衬衫牛仔裤都能穿得这么有范儿，帅吧？”

念真凑到簌簌旁边戏谑地说。她顿了顿，接着说，“你这傻妞儿别想了。那是索朗平措，拉姆的男朋友。”

“不知道你说什么。”簌簌的脸一下子竟飞过一丝红霞。

观众很多，快要把不太大的“仰望”挤破了。有人来听歌，有人来看漂亮姑娘，当然也有人想借着这热闹遗忘自己的孤独。

持续闹腾了一个晚上，十二点刚过的时候终于安静下来。拉姆、平措还有贝斯手华子留下帮忙念真收拾场地。一直忙着，大家完全没有时间吃东西。念真煮了拉面，几个人狼吞虎咽地吃着。

平措脸色不好看，只顾着吃面，一言不发。

“喂，平措，怎么不高兴，今天晚上演出很成功，拉姆发挥得真是不错。”念真问道。

平措从鼻腔里“哼”了一声，端起碗故意把面汤喝得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。

“你够了啊！”拉姆把手里的筷子用力拍在桌上。

两个人四目相对，谁也不肯败下阵来，围坐的几个人都尴尬起来。

平措最终忍不住，还是嚷了起来：“你那是唱歌吗？你站在台上是为了随便让人抱的吗？”

“索朗平措，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！他不过是上来送花的时候象征性地抱了一下。”

“你还真是开放。我坐在台下，看着别的男人跑上去抱我的女朋友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”

“我能怎么办？难道要我把话筒一摔走掉？”

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谁也不肯相让。

一直在旁边喝着啤酒的华子推了推平措，“算了，平措，消消气。”

平措不再说话，一个人闷声喝起酒来。

差不多要一点钟了，簌簌早就靠在沙发里睡着了。狂欢夜，有人狂欢，更有人烦恼。

念真摇醒簌簌，准备回宿舍去。

屋外下起雪来，大片的雪花漫天飞舞。拉姆扶着醉酒的平措向远处走去，无论怎么吵，两个人在满天的风雪里还是紧紧拥抱依偎着。渐渐的，只能看到拉姆大红色的围巾在雪夜中渐去渐远。临州这样的北方工业城市难得看到晴朗的夜空，然而念真抬起头的时候，竟看到了漫天的繁星，这是一场殊遇。

## 2

期末考结束的时候，簌簌提出要念真陪她去眼镜店买一副隐形眼镜。这对于簌簌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。

“你不是一直说框架眼镜最方便么，干嘛突然要戴隐形眼镜了？”念真一边翻着手里的杂志一边说道。

“就是想换嘛，去还是不去？”

真正的冬天已经来了，风更凛冽起来。两个人裹了厚厚的衣服，坐上校门口的小巴晃荡着去市中心的商场。

女性似乎天性里就隐藏着不确定性，“女人们真是幸运——外科医生无法解剖她们的良心。”她们常常忘记出行的目的，一进商场，整个人都兴奋起来。头疼得清爽起来，腿疼得健步如飞，不分年龄，没有哪个女人能在商场里冷静下来，这种观察让苏念真屡试不爽。

簌簌也不例外。

只是这次，她一反常态地忽略掉各大运动装的品牌，转战淑女风。

簌簌从试衣间出来的时候，穿一条鹅黄色高腰连身裙。她极少穿裙子，站在穿衣镜前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局促，很不自在。她转过身问念真：“穿这件行吗？会不会显得有点胖？”

簌簌不瘦也不美，念真经常这么说，即便她们的关系如此亲近。但她一直觉得簌簌有种娴静的气质，身材属于微胖的那种，可以称得上丰腴。这在很多时候要比一张漂亮脸蛋儿重要得多。

念真仔细打量了一阵，“嗯，颜色款式都不错，只是好像臀部紧了点儿。不过没关系，回去我给你改改。”

苏念真在这个时代简直算得上是罕见物种，常常自己手工改衣服，有时也给簌簌改。国庆节放假的时候，她不知从哪儿淘来一块打籽绣的布，也没有专门学过缝纫一类的知识，凭着感觉硬是做出一件苗衣。大红色的底，有蝴蝶花鸟的刺绣图案。她就穿着那件衣服拉着簌簌满街地转悠。有时她也穿得中规中矩。永远的破洞牛仔裤，一双匡威球鞋。有时簌簌想不通地问她：“苏念真，你缺钱么？”

每到这时候，念真都会哈哈大笑，然后认真地说：“是啊，我缺钱啊。”

关于钱的问题，其实连念真自己都想不明白。她每月的零用钱差不多有一万块左右，加上店里生意还不错，也能贴补不少钱。可是她还是捉襟见肘地过着。她不热衷买衣服，两三条破洞的牛仔裤，除了冬天，一年三个季节替换穿着。网上淘来的T恤衫，两件白色无袖的细麻连身裙，一件发旧的墨绿色军装款的风衣外套，一件灰色连帽的大毛衣开衫。这是她的柜子里的全部。

苏念真似乎长着一颗男人心。她对大多女生爱好的玩意儿都不太感兴趣。

她的钱都去哪儿了？

只因为是首版首刷，她从旧书网上花上几千块的高价买一本一九六一年出版的《异域》。听说是绝版，托人从日本买来一张 echo 的《回声》。她是苹果发烧友，凡是电子产品一定要用最先进的。也去临州老城区的古玩城淘一些老玩意儿，清末的点翠簪子，鎏金镯子，勾画精美的小鼻烟壶……有时也玩香，各色香道用具一应俱全。她从不懂得节制，高兴就好。然而潜意识里，她对钱这个东西有着强烈的需索，总觉得不能被满足似的。

“苏念真，你是收废品的么？你买的那些东西乱七八糟有什么用？”  
簌簌对此很不屑。

“你懂什么，这都是宝贝。”

“你乐吧，你就吃这些吧，不要蹭我的饭卡。”

这是簌簌常用的终结念真强词夺理的技术。谁叫苏念真每到月底都得厚着脸皮蹭簌簌的饭卡填饱肚子呢。

大考结束后，所有人都懒懒散散地混日子等着放假。拉姆和平措终于和好了，重新以一副虐死人的恩爱模样泡在念真的咖啡店里。晚上拉姆、平措、华子、念真还有簌簌几个人约好晚饭去吃火锅。

临街的朝天门火锅依然人声鼎沸。念真依旧风风火火地走在前面，长卷发被束在大围巾下。簌簌款款走在后面，穿着新买的连身裙，摘了黑框眼镜，连头发似乎都长长了许多。走到桌前的时候，被地上的油滑了一下，



险些跌倒。然而被近前的华子给牢牢地扶住了。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，情形有点儿不太美好。

大块被剔刮得近乎于透明的牛肚刚一触碰到红油就快速缩卷，胗花更是迅疾绽放。平措带来一大瓶青稞酒，是拉萨老家的亲戚捎给他的。每人斟上一大杯，除了簌簌滴酒不沾，其他四个人大喇喇地吃着喝着。念真喜欢看漂亮姑娘爽快地喝酒，尤其是次仁拉姆这样的姑娘，她额前的碎发滑落下来，脸上是淡淡的绯红。喝得高兴，她开始唱一首藏文歌，唱的什么内容念真听不懂，可她能看到拉姆笑起来眼睛里满是广袤高原夜晚闪烁的繁密星辰。

席间，平措接了个电话。是找他去给某个杂志拍一组照片的。平措是隔壁大学美术系的三年级学生，身形高大挺拔，五官又长得立体，帮朋友拍过一组照片后很快就被几家杂志相中。于是，他经常接一些平面模特的活儿，也算赚点儿外快。

二十二岁的索朗平措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，鼻梁高挺，脸部线条棱角分明，下巴上的胡子更是修剪得有型，是藏人硬朗的长相。他比起同龄人显得更为成熟，一举手一投足皆是风采，和拉姆站在一起，是再登对不过的伴侣。

簌簌完全不适应这样无所顾忌的方式，她始终认为女孩子应该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吃有吃相。这样又吃又喝又唱的简直太不矜持。她整晚提着气端坐着，或是默默地吃东西。除了狂欢夜那晚，这是簌簌第二次参与到这样的小型聚会里。念真的朋友圈子，她从来很少参与。她和她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朋友，义气的，抽象的，也很安静地相处。没人注意到簌簌，